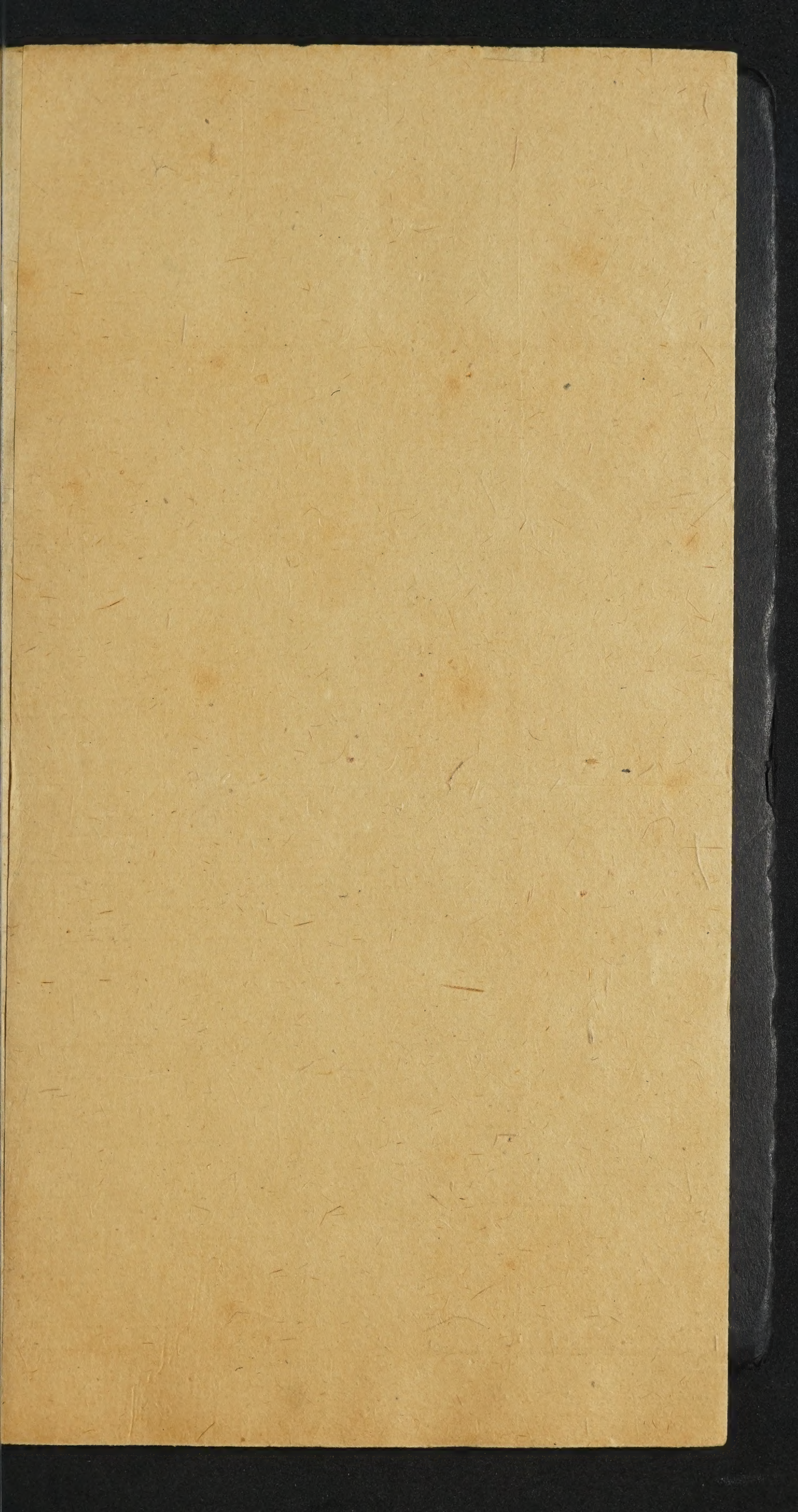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十六冊

東漢 蔡中郎

v. 16



蔡中郎集卷之二

漢　陳留蔡邕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箴

衣箴

今人務在奢嚴、志好美飾、帛必薄細、衣必輕煖、或一朝之晏、再三易衣、私居移坐、不因故服、

銘

黄鉞銘

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麗嗣子百固逆謀並發、三垂騷然、爲國憂念、西府表橋公昔在涼州、柔遠能邇、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漢陽連在營郡、膂力方剛、明集士衆、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扞禦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於犇命、人馬疲羸撓鈍、請且息州

營橫發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之於是儲廩豐
饒室罄不懸八逸馬畜弓勁矢利而經用省息
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簿書有進入之贏
治兵示威戎士踊躍旌旗耀日金鼓雷奮守有
山嶽之固攻有必克之勢羌戎授首于西疆百
固氷散于東鄰鮮卑收迹烽燧不舉眎事三年
馬不帶鈌弓不受彄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
陳之東階以昭公文武之勛焉銘曰
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

在位、羣狄斯柔、齊斧罔設、人士斯休、

東鼎銘

維建甯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于玉堂前廷、乃
詔曰、其以大鴻臚橋玄爲司空、再拜稽首以讓、
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乃虔恭夙夜帝
采、勤施八方、旁作穆穆、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越在先民毗于天子、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
式率天行、式昭德音、公亦克紹厥猷、鑒于法、罔
敢不法、憲于誠、罔敢不誠、用總是羣后、保乂帝

家，勛在方冊，民咸曰休哉，惟帝念功，越若來二月丁丑，遷於司徒，

中鼎銘

維建甯四年三月丁丑，延公登于玉堂前廷，乃制詔曰，其以司空橋玄爲司徒，公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允廸厥德，亶力肆勤，戰戰兢兢，以役帝事，率夫百辟，媚于天子，天子曰都，愼厥身修思永，同寅協恭，以和天衷，德則昭之，違則塞之，回乃不敢不弼，枉乃不敢

不匡，股肱之事既充，三事之繇允備，災眚作見。乃引其責曰，凡庶徵不若，彝倫不叙，是惟臣之職，祇以疾告表，越十月庚午記此。

西鼎銘

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乃制詔曰，其以光祿大夫玄爲太尉，公拜稽首曰，臣聞之三讓莫或克從。臣不敢辭。臣犬馬齒七十。可以生。可以死。其勠力閑私。悉心在公。以盡爲臣之節。于時侍從陛階。與聞公之昌言者。

莫不惕厲。如履薄氷。旣乃碑表百代。

朱公叔鼎銘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啓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焉後自沛遷于南陽之宛遂大於宋爵位相襲烈祖尚書令肅宗之世守于臨淮考曰實爲陳留太守乃及忠文克慎明德以紹服祖禰之遺風悉心臣事用媚天子顯允其勳績尋綜六藝契濶馳思所以啟前惑而

覺後疑者亹亹焉雖商偃其猶病諸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謀深切退處畎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孝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辟大將軍再拜博士高第作侍御史明司國憲以齊百僚矯枉董直罔肯阿順以黜其位潛于郎中羣公並表乃還議郎登于東觀纂業前史于時冀州凶荒年饉民匱而貪婪之徒乘之爲虐錫命作牧

靜其方隅、乃擄洪化、奮靈武、昭令德、塞羣違、貞良者封植、殘戾者芟夷、去惡除盜、無俾比而作慝、用諂于非辜、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尚書、清一以考其素、正直以醇其德、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以尚之、享年六十有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于官、天子痛悼、詔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憫焉、今使權謁者中郎楊賁贈穆益州刺史印綬、

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肆其孫用作茲寶鼎、銘載休功、俾後裔永用享祀、以知其先之德、

胡太傅祠前銘

天鑒有漢、山嶽降靈、於肅文恭、應期誕生、好是懿德、柔惠且貞、爰在初服、皇嘉其聲、納于機密、機密惟清、守于三邦、三邦事甯、越尹三卿、百揆時序、七受帝命、作此元輔、左右六世、靖綏土宇、蠢彼羣生、保賴亶叙、紹跡龍夷、繼軌山甫、遭國

不造、仍世短祚、援立聖嗣、得公之謨、帝曰文恭、朕嘉君功、爲邑安樂以祚其庸、登位特進、于異羣公、休命丕顯、光寵克章、公拜稽首、是對是揚、藹藹惟公、民斯攸望、春秋既暮、倏爾乃喪、不憖是遺、俾屏於皇、新廟奕奕、於以蒸嘗、子子孫孫、承嗣無疆、

京兆尹樊德雲銘

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帝休命、謂篤不忘、爰納忠式規悟聖皇、欽崇園邑、大孝允光、九命車服、

昭示采章。軒軺四牡。承祀蒸嘗。多士時貢。徭役永息。道路孔夷。民清險棘。同體諸舊。兆氓蒙福。惠垂無疆。守以罔極。

樽銘

酒以成禮。弗愆以滛。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懋勗厥心。

盤銘

華盤就用。以享嘉賓。內納其實。外若玄貞。

警枕銘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
降鑒居安聞傾

碑

太尉橋公廟碑

橋氏之先。出自黃帝。帝葬于橋山。子孫之紹基立姓者。咸以爲氏。漢興。世以禮樂爲業。高祖諱仁。位至大鴻臚。列名於儒林。祖侍中廣川相。考東萊太守。公稟性貞純。幼有弘姿。剛而不虐。威而不猛。聞仁必行。睹義斯居。文以典術。守以純固。弱冠從政。當官而行。刺史周公辟舉從事。所部二千石受取有驗。公糾發贓罪。致之於理。時

有椒房椎戚之託。周公累息。公不爲之動。史魚之勁直。山甫之不阿。於是始形。舉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特進、賴王梁不疑爲河南尹、當事以對、是時畏其權寵而爲屈辱者多矣、公不折節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隷校尉趙祁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非接使銜命之宜。公封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離司寇、辟大將軍梁公幕府、屢以救正、于其隆指將軍嘉之、無言不酬。又以高第補侍御史。在

職旬月、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威名克宣、凶虜革心、清風席卷、至則無事、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與兵作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君、繫燉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爲王、卑君侯、稱以奉使副指除侯、部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爲美談、又值饑荒、諸郡饑餓、公開倉廪以貸救其命、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廪訖、乃上之、詔報曰、邊穀不得妄出、

亟擅出於是亟有汲黯憂民之心後不以爲常
公達于事情剖斷不疑皆此類也遷齊相視民
如保赤子討惡若赴水火形明賞遂民知勸懼
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鞫就刑沒齒無怨竟
以不先請免官徵拜上谷太守民有父子俱行
凶人人惡言當道曉之不止其子殺人而捕得
公以其見悔辨直不舉文書以遇赦令蕃縣有
帝舜廟以故事齋祠戶曹史張機有懲罰貨祠
巫自託以舜命約公云不得譴公覺其奸態收

考首伏即日伏辜遷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禎
贓罪明審收考髡鉗死于冀市後以病去徵拜
議郎司徒長史循王悝桓帝同產以懷逆謀黜
封癭陶王以公長於襟帶拜鉅鹿太守悝畏怖
明憲檢于靜息自將作大匠徵未到而章謗先
入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徵度遼將軍遷河南
尹少府大鴻臚司徒司空託病而去悉引衆災
雖非已負公皆以自劾遜位歲餘拜尚書令時
河間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隣近舊恩歷河

南太守太中大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創毒深刻公表升貪放狼籍不顧天罔損辱國家爲上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贖令罪除惡在可免升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賂非法之物以充帑藏懲戒羣下連表上不納而升遷爲侍中公穪病辭從拜光祿大夫復拜大尉如前遜位復拜少府病不就職拜太中大夫凡所獲祿皆公府所特表選臨難受位自九列之後乃以丕貤公紀綱張弛勇決不回是非明作速於察機燕

居從容、申申天天、和樂寬裕、愛士親仁、凡見公
容貌、聞公聲音、莫不熈怡悅懌、思樂模則、來者
忘歸、去者願還、雅性謙克、不吝於利欲、雖衆子
羣孫、並在仕次、曾無順媚一言之求。身沒之日、
無獲大位、在百里者、莫得好縣、比方公孫、未有
若茲者也、初公爲舍於舊里、弟卒、推與其孤、至
於即世、柩殯無所、淸儉仁與之効、於斯爲著、巍
巍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已、公諱立、字公祖、少
辟孝廉、辟司徒大將軍府、爲侍御史、牧一州、典

五郡、出將邊營、入掌機密、歷三卿、同三司、享年七十五、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薨于京師、朝廷所以弔贈如前傅之儀、九月乙酉葬于某所、三孤故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禮制文德、銘于三鼎、武功勒于鉦鉞、官簿次第事之實錄、書于碑陰、俾爾昆裔、永有仰于碑陰云、銘曰、

光光烈考、伊漢元公、克明克哲、實叡實聰、如淵之浚、如嶽之嵩、威壯虓虎、文繁雕龍、撫柔疆畨、

戎狄率從、敷教中夏、五典攸通、帝謂我后、朕嘉
君功、命君三事、時亮天工、公拜稽首、翼翼惟恭
左右天子、祗厥勳庸、庶績既熙、黎民時雍、上下
謐甯、八方和同、丕顯伊德、作憲萬邦、

太尉橋公碑

公諱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大鴻臚之曾孫、
廣州相之孫、東萊太守之元子也、膺受純性、誕
有特表、岐嶷而超等、總角而逸羣、至於初紳、高
明卓異、爲衆傑雄、其性疾華尚朴、有百折不撓

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經藝傳記、周覽博涉、瑰奇在前、靡所不識、當世是以服重器歸高名州郡交請、待以訪斷、歷端首則、義可行處、爪牙而威以布、察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以公事去、辟司徒、舉高第侍御史、直道而往、用光其任、辟大將軍西府、表拜涼州刺史、遷齊相、以公事去、詔書印綬、即家拜上谷太守、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司徒長史鉅鹿太守、被詔書爲將作大匠、爲受罰者所章、拜議郎、即徵拜度遼將軍、遷河南

尹、少府大鴻臚、遂陟司空司徒、託痾遜位、起家拜尚書令、以疾篤、請拜光祿大夫、後拜太尉、久病自替、復爲少府太中大夫、春秋七十五、光和七年五月甲寅薨、公性質直不憚強禦、在憲臺則有盡規之忠、領州郡則有虎貔之威、其拔賢如旋流、討惡如霆擊、每所臨向、清風先翔、遠近豫震、玆可謂超越衆庶、彰于遠邇者已、于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爲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

石、永昭芳烈、遂作頌曰
赫矣橋公、秉文握武、內爲宗榦、出爲藩輔、在憲彈枉、竟由厥矩、允牧于涼、刈彼裔土、爰將度遼亦用齊斧、敷教四畿、旋統京宇、敦茲五服、衆庶是與、膺踐七命、翼我哲聖、登空補袞、陟徒訓敬尹尉清宸、熙帝之政、終始爲貞、典章以定、遺愛在民、皇哀其命、立石刊銘、莫遁斯聽、魂而有靈萬億其盛、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覩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綢繆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智畧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

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于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太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求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

傅入叅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
據冢宰和神人于宗伯理水土于下台訓五品
于司徒燿三辰于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
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耋袞老成勳熙被萬方與國
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甯五年三
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
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
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秘器賜絲帛含歛之備
中謁者董詡弔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

謚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塟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黄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于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兹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跡虞龍賦政于外神化玄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治二氣

燮雍五徵來備勲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蕃受茲介祜玉藻在冕毳服艾輔駱車雕驂四牡脩扈贊事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虛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旦奭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太傅胡公碑

維漢二十有一世建甯五年春三月既生魄八日壬戌太傅安樂鄉侯胡公薨越若來四月辛酉葬我君文恭侯於是掾太原王允鴈門畢整

屬扶風會宙頴川殷歷等僉謂公之德也、柔而不犯、威而不猛、文而不華、實而不朴、靜而不滯、動而不躁、總天地之中和、覽生民之上操、聰明膚敏、兼質先覺、涉觀憲法、契闊文學、睹臯陶之閨閾、探孔子之房奥、然而約之以禮、守之以恭、寬之以納衆、汎愛多容、其誘人也、恂恂焉、怡怡焉、能使蒙惑開析、僞戾優順、逸惰勤信、及其創基發跡、機密聖朝、其知其能、夙夜惟寅、以允帝命、是以頻繁機極、三升而不出焉、乃還譚其舊

章彌綸古訓、貫萬品、研精微、用補前臣之所闕、十年而無愆、強記同乎富平。周慎過于博士。偶山甫乎喉舌。匹虞龍而納言。唯帝命公以二郡、其爲政也、導人以德、帥物以已、敦以忠肅、厲以知耻、人悅其化、天樂其和、士相勉于公朝、民勸行于私家、黻纆縈而靡係、鞭朴棄而無加、洋洋乎若德宣治、嚴以爲威、寬以爲福而已哉、五作卿士、七蹈相位、太僕司農、太傅司空各一、司徒特進各二、太常太尉各三、光輔六世、歷載三十

有餘其致治也通水泉于潤下蕃后土于稼穡訓五品于羣黎叅人物于區域耀三辰於渾元協大中於皇極傳聖德於幼冲率旦奭於舊職譬彼四時功成則退在盈思沖升隆以順建封域於南土殘殊號於特進榮辞統業畨乎來胄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括其餘登堂閣據賦政策勲樹功流化者葢不可勝載唯我末臣頑蔽無聞仰慕羣賢惡乎可及自公寢疾至于薨斃叅與嘗禱

列位喪位，雖庶物勠力，不愆於禮，進睹墳塋，几筵空設，退顧堂廡，音儀永闕，感悼傷懷，心肝若割，相與累次德行，撰舉功勳，刊之于碑，用慰哀思，其詞曰

煥文德伊朝后，應期運，作漢輔，寮中興，膏民庶，澤洪渟，亶攸序，亘地區，充天宇，轔高遠，踵遐武，揚景烈，垂不朽，仰邃古，耀昆後，

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嬀姓。建

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貞。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于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耻。鞠推息

於官曹刑戮廢于朝市餘貨委于路衢餘種棲于畝畒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旣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已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

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爲尚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弘綱既整衮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騶習馴遷太常司徒成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尚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

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旦納於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尚玆。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十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于六王、嘉丕績于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耇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甯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

子悼痛，贈策賜誄，謚曰文恭，如前傳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跡，銘諸琬琰。

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疹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於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粤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唯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弘唯幼冲，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

華夏遺愛不渝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

沒而不泯

太尉汝南李公碑

公諱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蓋秦將李信之後

孝武大將軍廣之胄也枝流葉布家于茲土文

武繼踵世為著姓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東郡

太守公受純懿之資萃忠清之節夙夜嚴慄孝

配大舜敦詩書而悅禮樂觀天文而察地理動

與神合契叶乾行操邁伯夷德追孔父舉孝廉

除郎中、光祿茂才、遷衛國公相、受高密令、勤恤
民隱、政成功簡、遷徐州刺史、百司震肅、饕餮風
靡、惡直醜正、恭事法宮、帝念其勤、屢被榮命、漁
陽太守、還遷度遼將軍、協德魏絳、和戎綏邊、徵
河南尹、母憂乞行服闋奔命、孝和皇帝時、機密
久缺、百僚僉允、詔拜尚書、歷僕射令、納言、危行
不絀以公事去、民神憤怒、羣公薦之、帝曰俞哉
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大僕射、公所蒞
任、憲天心以教胄、激垢濁以揚清、懿鑠之美、昭

登於上丕顯之化、宣聞于下、及遷台司、位太尉、補袞闕、叙彝倫、天人交格、終始無疵、雖元凱翼虞、周召輔姬、未之或踰、功遂身退、以疾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嘉平四年薨、海內咨嗟、莫不惻焉、故吏潁川太守張温等相與歎曰、名莫隆於不朽、德莫盛于萬世、銘勒顯于鐘鼎、清烈光于來裔、刊石立碑、德載不泯、詞曰

天垂三台、地建五岳、降生我公、應鼎之足、奕世載德、名昭圖錄、既文且武、桓桓紹續、外則折衝、

内則大麓、惟清惟敏、品物以熙、告老懸車、天人靡欺、曾不百齡、圮我國基、人之云亡、八極悼思、申德作頌、光寵宣流、鐫紀斯石、鴻烈顯休、

太尉楊公碑

公諱秉、字叔節、弘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后也。末葉以支子食邑于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冑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紱冕相繼、公之丕考、以忠蹇亮弼輔、拳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

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兖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畱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遘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

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啟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饕戾是黜英才是烈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厨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免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

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玆巍巍者乎于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氣絪縕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唯司徒之孫太尉公之胄子皇祖考以懿德膂及肆勤式建

休勳啟洪範公祗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愼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于其躬洎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祿遠作御史允執國憲納于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叡帝以機密齊栗常伯劇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熈庶績天地作險國家

丕承軍門祛禁式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祿勳總
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巖巖大理
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
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
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
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
唯戢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隲下民彝
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
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敎于

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祇敬。遵有虞于上庠。茫茫大運。垂光烈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違。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勳。用授爵賜封侯于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慟。執書以泣。命于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謚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卽世。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銘景烈。銘曰

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勛在王府、乃及
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肖其祖武、化洽羣心、
澤霑區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爲邑河渭、建茲
土封、申備九錫、以旌其庸、位此特進、于異羣公、
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頌、大雅揚言、今我
文烈、帝載用熈、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歿名存、
永世慕思、

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獻、弘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

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跡宰司、咸有勛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閒、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于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

時序。庶尹知恤。閭闔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
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
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爕和化理。股肱
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
燿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階。
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
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
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瓌
才逸秀。升叅諸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纎損清

風、愧于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
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胥祖考、光輔國家、三業
在服、帝載用和、粤暨我公、允執忠貞、在棟伊隆、
于鼎斯甯、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
孔成、爲邑河渭、衮冕紱珽、以佐天子、祗事三靈、
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文烈侯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獻、兼通五典、周覽篇籍、以爲尚書

帝王之要政。有國之大本也。是以三葉相承。研其精義五代之微言。王政之約綱。罔不尋其端源。究其條貫。凛乎其見聖人之情旨也。蓋以蹈騰餘蹤。思高游夏。初潛山澤。授誨童冠。後生賴以發袪蒙蔽。文其材素者。蓋不可勝數。乃由宰府。遂作帝臣。于時聖幼將入學。羣公以公温故知新。德宜保師。乃以越騎校尉。援侍華光之內帝坐巳北面。以納大誨。其敎人善誘。則恂恂焉罔不伸也。引情致喻。則誾誾焉罔不釋也。迄用

有成緝熈光明惟帝念功六在九卿三事勛假皇天澤充區域疆土建封申增戶邑人臣之極位兼而有之然處豐益約允命滋恭可謂高朗令終有始有卒者已於是門生大將軍何進等瞻仰洙泗公喪之禮糾合朋徒稽諸典制僉以爲匡弼之功政事之實詔策之文則史臣志其詳若夫道術之美授之方策則是門人二三小子所特貫綜敢竭不才譔錄所審言于碑乃申頌曰

巍巍聖猷，匪師不昭，士子困蒙，匪師不教，於皇文父，邈哉伊超，如玉之固，如嶽之喬，鑽之斯堅，仰之彌高，示我顯德，授我無隱，正席傳道，承帝之問，誨茲一人，萬邦作順，徽徽我徒，實賴遺訓，文武作式，元勛既奮，光啟爵土，垂統末胄，存榮亡哀，沒而不泯，

司空房楨碑

公言非法度，不出于口，行非至公，不萌于心，治身則伯夷之潔也，儉嗇則季文之約也，盡忠則

史魚之直也、剛平則山甫之勵也、總茲四德、式是百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枉絲髮、樹私恩、不爲也、討無禮、當彊禦、弗避也、是以功隆名顯、在世孤特、不獲愷悌寬厚之譽、享年垂老、至于積世、門無立車。堂無宴客。衣不變裁。食不兼味。雖易之貞厲、詩之羔羊。無以加也。

明明在公、寔惟皇后、誕應正德、式作漢輔、邪慝是仇、亶亭是興、剛則不吐、柔則不茹、媚茲天子、以靖土宇、

司空袁逢碑

凡所臨君明而先覺故能教不肅而化成政不嚴而事治其惠和也晏晏然其博大也洋洋焉信可謂兼三才而該剛柔無射于人斯矣銘曰

天鑒有漢賜茲世輔顯允厥德昭胥休序峩峩雍宮禮樂備舉穆穆天子孝敬允敘降拜屏著奉饋西序威儀聿修化溢區宇乃尹京邑總齊禁旅

荊州刺史庾侯碑

君資天地之正氣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鑒出于自然英風發乎天受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温温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起世信荊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于四海矣拜爲荊州刺史仗冲靜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于萬里誠信暢于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靜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掃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艱難甯陵

夷之屯否

朱公叔墳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葬于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于俗。無廢予誡。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陽舊里。備器鑄

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于平壤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丕承洪緒彌綸典術允廸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强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遘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胥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棐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

贈之服章用刋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陳留太守胡公碑

君諱碩字季叡交趾都尉之孫太傅安鄉侯少子也其先與楚同姓別封于胡以國爲氏臻乎漢奕世載德不替舊勳君幼有嘉表克岐克嶷不見異物習與性成孝于二親養色寧意蒸蒸雍雍雖曾閔顏萊無以尚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歐陽尚書韓氏詩博綜古文周覽篇籍言語

造次、必以經綸。加之行巳忠儉、事施順恕、公體所安。與衆共之。驕吝不萌于内、喜愠不形於外、可謂無競伊人。溫恭淑慎者也。初以公在司徒除郎中、宿衛十年。遭叔父憂、以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後以大將軍高第、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以將軍事免官、舉賢良方正、不詣公車、建甯元年、召拜議郎、納忠盡規、匪懈于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是年遭疾、屢上印綬、詔書聽許、以侍中養疾、其年七月被尚書召不任應命、詔使

謁者劉悝齎印綬、即拜陳留太守、君聞使者至
加朝服拖紳。使者致詔。君以手自擊。陳辭謝恩
其明二十一日。遣吏奉章報謝。意氣精朗、是日
疾大漸、刻漏未分。奄忽而卒。時年四十一、天子
憫悼、詔使者王謙送葬、以中牢具祠、賜錢五萬
布百疋、贈穀三十斛、同位畢至、赴弔雲集、生榮
未艾、沒有餘哀、於是遐邇搢紳、爰曁門人、相與
歎述君德、追痛不寘、恒切情憭、無不永懷、行由
已作、名自人成、先民既邁、賴茲頌聲、嗟我明哲、

如何勿銘乃作辭曰

猗歟懿德令聞有彰祗服其訓克搆克堂孝思維則文藝丕光敦厚忠恕衆悅其良綏弱以仁不云我強爰自登朝進退以方見幾而作如鴻之翔乃位常伯恪處左右兼掌虎賁禁戎允理遘茲虐痾帝用悼止俾守陳留庶篤其祉王人既詔景命不俟嗚呼昊天殲我英士如何贖也命不自已哀哉永傷萬年是紀

太守胡公碑

君諱碩字季叡交阯都尉之孫太傅安樂侯之子也順帝時爲郎中桓帝時遭叔父憂以疾自免荊州將軍每辟輒辭疾後以高第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舉賢良方正病不詣公車建甯元年七月拜陳留太守病劇不任應召詔使謁者劉悝即授印綬二十一日卒詔遣使者王謙以中牢具祠特賜錢五萬布一百疋贈穀三千斛儔類赴送遠近鱗集於時陳留主簿高吉蔡軫等咸以郡選充備官屬來迎者三十四人奔驚

跋涉願承清化逢天之戚不獲延祚痛心絶望忉怛永慕乃相與衰絰庭位號兆靈柩將窆之申敕脩儀疢在輿服寮御部引各執其職路人感愴觀者歎息遂樹碑作銘以表令德銘曰

於藐下國瞻仰俊乂欽見我君爰綏我惠式昭績恩有勞其悰昊天不弔景命顛墜悠悠蒸黎惆悵喪氣政雖未宣古之遺愛祁祁我君習習冠蓋修誠以迓曾不東邁靈魂徘徊靡所瞻逮惟其傷矣胸肝摧碎勒銘告哀傳于萬代

陳太丘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斌斌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

上愛不遺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巳七十遂隱郎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巳久飾巾待期而巳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僚賀之皆舉手曰頴川陳君命世超倫大位未躋慚于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

疾而終臨沒顧命、留塟所、平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縉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

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没，休矣淸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刋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以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斯銘，可謂存榮没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巍巍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

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陳太邱廟碑

維中平五年春三月癸未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政之大經是以作謚封墓興於周禮衛鼎晉銘其昭有實故太邱長頴川許昌陳寔字仲弓含聖哲之清和盡人才之上美光明配于日月廣大資乎天地辟四府宰三城神化著於民物形表圖於丹青巍巍乎其不可尚也洋洋乎其不可測也儉約違時懸車致仕徵辟交至遂

不屑就、春秋八十有三、寢疾而終、大將軍賜謚
羣后建碑國人立廟先生有二子、季方元方、皆
命世希有、繼期特立、季方盛年早亡、亦圖容加
謚元方在喪、毀瘁消形嘔血純孝過哀率禮、不
越于時嘉異畫像、郡國欽盛德之休明懿鐘鼎
之碩義、乃樹碑鐫石、垂世寵光、詞曰
於皇先生、冠燿八荒、闡德之宇、探道之綱繼期
立表、以訓四方、惟亮天工羣生之望、高明允實、
有馥其芳、載德奕世、休有烈光、欽慕在人舊有

憲章過牧斯州庶奉清塵棄予而邁靡瞻靡聞
嗟哉懷矣曷所咨詢告哀金石式昭其勤

文範先生陳仲弓碑

君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
中葉當周之盛德有嬀滿者武王配以太姬而
封諸太昊之墟是爲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
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德令聞丕顯君膺皇靈
之清和受明哲之上洛憑先民之遐迹秉玄妙
之淑行投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夫其仁

愛溫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裕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強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世心先生有四德者故言斯可象靜斯可效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尚戾很斯和爭訟化讓雖嚴威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貞厲含章方直無顯諫以彰直不割高而引長常幹州郡腹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名宣蓋于當世

辟司徒府納規陳謀匡弼三事人用昭明台階允寗遷聞喜長清風暢於所漸儉節溢於監司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復辟太尉府遷太邱長民之治情歆慾友於端懿者猶草木之偃於翔風百卉之挺于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屬色斯舉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有分於命乃羅容網以就禁錮潛伏不試十有八年大忌蠲除舉賢良方正大將軍司徒並辟君曰七十有懸車之禮況我過諸遂不應其命

容止法度。老而彌壯。凡所履行，事類博審，不可勝數，略舉首目，具實錄記，在乎其傳，春秋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使御屬往弔祠，會葬作誄，謚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樹碑頌德，許令以下，至于國人立廟舊邑，四時蒸嘗，歡哀承祀，具如祖禰，先生存獲重稱，亡歆血食，修行于已，得斯于人，固上世之所罕有，前哲之所不過也，孤嗣紀銜恤在疚，敢錄言行，終始所守，乃有二三友生，咨度禮則，咸曰，君化道

神速行于有國法施於民祀典所宗鄉人之祠非此遺孤所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茲土築室講誨精靈所寧紀順奉雅意遂定兆域宜有銘勒表墳墓俾後生之歌詠德音者如邱封之存斯也乃作銘曰

於熙文考天授弘造淵玄其深巍峩其高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誕鋪模憲示世作教君之誨矣民胥効矣道行斯進廢乃斯止鮮我顯泰旣多幽否含榮取辱涅而不緇德之休明賤不爲耻

超邈其猷，莫與方軌。

郭有道林宗碑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

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絶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跡紹巢許之絶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

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于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

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于成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

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巳迓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

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于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鬻卦于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輙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

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于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謀于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廸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涸之不濁，湼之不汙。用行思忠

含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鰌是慕，榮貧安賤，不悋窮迍，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没譽存，休聲載路，

彭城姜伯淮碑

先生諱肱，字伯淮，彭城廣人也，其先出自帝胄，在皇唐蓋與四岳其葉。能禮于祀，舜命秩宗。爰封于呂。其裔呂望佐周克殷，俾侯齊國，姓有姜氏，即其後也，高祖祖父皆豫章太守，潁陰令，先生既蹈先世之純德，體英妙之高姿，立性純固，百行修備，故其平生所能，事親惟孝，如大舜五

十而慕友于兄弟有棠棣之華蕚韡之度體惠理和有上德之素安靜守約恩及嬰兒至操動信邑中化之外戶不閉沿藏無隱及其學而知之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俯仰占候推步陰陽有名物定事之能獨見先覩之效然猶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童冠自遠方而集者蓋千餘人夫水盈而流德交而形是故德行外著洪聲遠布華夏同稱名振當世凡十辟公府九舉賢良方正公車特徵玄纁禮聘又家拜犍爲太守大中

大夫先生盤桓育德莫之肯就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拔乎其萃出乎其類生民之傑也年七十有七熹平二年四月辛巳卒于是從遊弟子陳留申屠蟠等悲悼傷懷懼微言之欲絶感絶倫之盛事乃建碑于墓甄述景行銘曰

邈矣先生應天淑靈孝友是備上德是經弘此文藝耽怡是甯恂恂善誘童冠來誠有煒其譽有煥其聲顯顯羣公並加辟命赫赫聖皇仍獲其聘委策避國守此玄靜綽乎其裕確乎其操

疇昔洪崖雙名並高嗟乎殞歿搢紳永悼依依我徒靡則靡效勒銘金石彌遠益曜舊本蔡中郎集載伯淮碑誤書建安二年卒宋人謂邕建安前已先逝因疑此碑爲僞不知後漢書伯淮之歿葢憙平二年也在邕爲先輩大儒此碑實出邕筆今改正建安二字爲憙平可耳

翟先生碑

世以仁義爲質學問爲業爰曁先生固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五百實行形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兼洞墳籍爲萬里之場圃九隩之林藪挹之若江湖仰之若華岳亟亟焉測之

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謂生民之英者

已國失元傅學失表式凡百搢紳哀矣泣血人

百其身匪云來復于是鄉黨乃相與登山伐石

而勒銘曰

邈矣先生厥德孔貞腹心弘道深高入神王錫

三命觀國之賓其視富貴忽若浮雲既不降志

亦不辱身

汝南周巨勝碑

君諱勰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

君應坤乾之淸靈繼命世之期運玄懿淸朗貞厲精粹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援天心以立鈞贊幽明以揆時沉靜微密淪于無內寬裕弘博含乎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總也是以實繁于華德盈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

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材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葢亦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卒不降身由是搢紳歸高羣公事德太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擾攘之際災告仍發聖上詢諮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察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疾杜門靜居里巷外無人跡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享宴娛樂及秋

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觀於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喩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亶所謂天明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美、其辭曰

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醜有醇、有否有聖、伊惟周君、允卜其政、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

如星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踪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覃思德謨，遁世無悶，屢辭王寮，洋洋泌邱，于以逍遙，茂爾童蒙，是訓是敎，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俾此弘高，名振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處士圂叔則碑

伊漢二十有一世，處士有圂典，字叔則者，夫其生也，天眞淑性，清理條暢，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深總歷部，纖入藝文，藻分葩列，如春

之榮守根據窮不虛其聲偉德若茲惟世之英乃遂隱身高藪稼穡孔勤童蒙來求彪之用文不義富貴譬諸浮雲州郡禮招休命交集徒加名位而已莫之能起也博士徵舉至孝恥已處而復出若有初而無終潔耿介于丘園慕七人之遺風年七十有五建甯二年六月卒臨沒顧命曰知我者其蔡邕乃爲銘載書休美俾來世昆裔永有諷誦于先生之德其辭曰

民之齊敏卓時挺生思心精叡綜物通靈術有

玄妙于時游情聞道睹異惕然若驚守死善操與世無營渾其若濁徐然後清緯其若煥終其益貞有恒實難獨秉其經嗟爾來世是瞻是聽

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歲有嘉禾一莖生九

穗長于凡禾因爲尊諱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嵒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牧兵畧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叶符瑞之珍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六年方内乂安蠻夷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

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跡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鞏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瑋以商箕餘烈、郡舉孝廉、爲大官丞、來在濟陽、顧見神

、、、、、、、、

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頌曰

赫矣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貳漢之微、稽度虔則、誕育靈姿、黃孽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

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于四嶽、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王子喬碑

王孫子喬者、蓋上世之眞人也、聞其僊舊矣、不知興于何代、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彥蒙初建斯域、則具斯邱、傳承先人、曰王氏墓、紹胤不繼、荒而不祠、歷載彌年、莫之能紀、暨于永和、元

年十有二月當臘之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往聞而怪之明則登其墓察焉洪雪下無人踪見一大鳥跡有祭祀之處左右或以爲神其後有人着絳冠大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禿謂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先人墓前樹也須臾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熙稽古老之言感精瑞之應咨訪其驗信而有徵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儔自遠來集或絃歌以詠太一或談思以歷丹田其疾病厓瘵者靜

躬祈福。即獲祚。若不虔恪。輒顛踣。故知至德之宅兆。眞人之先祖也。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以致祀、祇懼之敬。肅如也、相國東來王章字伯義。以爲神聖所興。必有銘表。昭示後世。是以賴鄉仰伯陽之蹤。關民慕尹喜之風。乃會長史邊乾訪及士隸。遂樹立石。紀遺烈。俾志道者有所覽焉。詞曰

伊王君、德通靈、含光燿、秉純貞、應大道、羨久榮、棄世俗、飛神形、翔雲霄、浮太清、乘螭龍、載鶴軿、

戴華笠，奮金齡，揮羽旗，曳霓旌，權罔極，壽億齡，

昭篤孝，念所生，歲終闋，發丹情，存墓冢，舒哀聲，

遺鳥跡，覺舊城，被絳衣，垂紫纓，呼孺子，告姓名，

由此悟，感怖驚，修祠宇，反几筵，饋餚進，甘香陳，

時傾顧，罄明禋，匡流祉，廡帝庭，祐邦國，相黔民，

光景福，耀無垠。

伯夷叔齊碑

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

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

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與雲即降甘雨因樹碑爲銘曰

惟君之質體清良兮昔佐殷姬忠孝彰兮委國捐爵諫國亡兮譏武伐紂欲諭匡兮時不可救歷運蒼兮追念先侯受命皇兮憂懷感兮雖沒不朽名字芳兮

九疑山碑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連雲，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遠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堯乃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泰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仙，

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

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勾龍爲后土。及其沒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

醜攸行。於是受賑。土膏恒動。於是祈農。又頒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春秋時有子華爲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延弟曾孫。放字子卿。爲尚書令。外戚梁冀。秉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績封召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措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暨

邦人僉以爲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

虞氏世焉雖有積善之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

所相也乃相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云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于我兆民明德

惟馨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

乃世重光元勳旣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常載

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

刊銘金石永世不忘

琅琊王傅蔡公碑

君諱朗字仲明葢倉頡之精胄。姬稷之末胄也、昔叔度文王之昭。建侯于蔡。以國氏焉。迄于平襄。周祚微缺。王室遂卑。齊晉交爭。強楚侵陵。昭侯徙于州來。公族分遷。氏家于圉。奕葉載德。常歷官尹。以逮于玆。君雅操明允、威厲不猛、履孝悌之性、懷文藝之才、包洞典籍刊摘沉秘知幾達要通含神契、既討三五之術又采二南之業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並至、栖遲不易其志、簞食曲肱、不改其樂、心棲清虛之域、行

在王不之間是以德行儒林智周當代四岳稱
名帝曰予聞元和元年徵拜博士舒演典秘贊
理闕文所立卓爾度躡雲蹤其選士也抑頑錯
枉進聖擢偉極遺逸於九皐揚明德于側陋拔
茅以彙幽滯用濟加以清敏廣平好是正直規
誨之策曰諫王庭忠讜著烈令聞流行聖朝以
藩國貴胄先帝遺體或以繼絶襲位正于阿保
未洽雅訓驕盈僭差或蹈憲理非弘直碩儒莫
能匡弼蔡君審行修德進退可度遷河間中尉

瑯琊王傅。乃從經術之方。示以棐諶之威。率禮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勲績既盛。帝簡其功。將授上位。遷于紫宮。賦壽不永。遘此疾凶。年五十八。永興六年夏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咨痛罔極。殷懷傷悼。含涕流惻。如何旻天。喪我師則。爰勒斯銘。式昭其德。天敏明哲。於赫我君。含弘光大。玄覽孔眞。潛樂敎思。韞玉衡門。雲龍感應。養徒三千。珠藏外耀。鶴鳴聞天。若時徵庸。登祚王臣。綜彼前

疑定此典文參佐七德俾相大藩身沒稱顯永
遺令勲表行揚名垂示後昆

玄文先生李子材碑

玄文先生名休字子材南陽宛人也其祖李伯
陽周柱下史覩衰世而遁焉其後雄俊豪傑往
往崛出自戰國及漢名臣繼踵支冑散逸其遷
于宛尚矣王莽竊位漢祚中移考翼佐世祖匡
復郊廟錫封茅土卿相牧守于時相逐休少以
好學游心典謨既綜七經又精羣緯鈎深極奥

窮覽妙旨，居則玩其辭，動則察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若古今常難，疑義錯繆，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覽，休盡剖判，剝散幽暗，靡不昭爛，猶發憤于目所不覩，體所不閑，遂登東岳，觀百王遺風，習容闕里，以協禮衷，退而講誨，童冠仰焉，儔儔如也，郡署五官掾功曹司空胡公，顯以儒譽，特進大鴻臚，仍優禮因請，秉讓執虛，辭此三命，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臨寵審己，不動其守，可謂純潔皓素，綽有餘

裕者已其於鄉黨細行敦睦九族篤信交友不可得而詳也初娶配出後配未字年既五十苗胄不嗣以永壽二年夏五月乙未卒凡其親昵朋徒相與大會而葬之鼎俎之禮節文曲備時令戴君臨喪命謚郡遣丞掾冠蓋咸屆既定而後罷焉于是故好朋舊僉以仲尼既沒文不在茲韞櫝美玉爽莫賈之求而無繼懔爾永思乃刊斯石懿德是丕吁茲先生秉德恭勤天啟哲心其學孔純經緯是綜雅麗是分行已守道匪

禮不違虛約不戚聞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震天淑厥命以讓以仁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拔典考謚謚以玄文身沒名彰配黔作隣遺譽罔極丕昭億年嗚呼哀哉

郡掾史張玄祠堂碑

掾諱玄字伯雅河南偃師人也其先張仲者實以孝友爲名左右周室大漢初興張蒼爲丞相封北平侯其後自河内遷于茲土世爲顯姓掾天姿恭恪宣慈惠和允恭博敏惻隱仁恕正身

道以協閨庭損用節財以贍疏族動中規矩
言合典式不知名彰不飾行著可謂仁粹淑貞
自然之素者已論者嘉之州郡禮招署致掾史
沉静寡欲不求榮祿是以豐于天爵薄于人位
某月日遭疾而卒掾孫翻以貞固之質受過庭
之訓獲執戟出宰相邑遷太守得大夫之祿奉
烝嘗之祀尋原祚之所由而至于此先考積善
之餘慶陰德之陽報乃于是立祠堂假碑勒銘
式明令德以示乎後辭曰

於惟我考、允廸懿德、治信斯順、其儀不忒、仁惠周洽、行惟模則、篤𤰞餘慶、貽此燕翼、邈矣遺孫、周懷多福、刋名金石、流于罔極、

袁滿來墓碑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齔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流、百家衆氏、遇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

無所凝滯雖冠帶之中士㧞材考行無以加焉

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其嵩士嘉其

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

月壬寅遭疾而卒旣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

悲夫乃假碑旌于墓表嗟其傷矣唯以告哀

童幼胡根碑

故陳留太守胡君子曰根字仲原生有家表幼

而克才角犀豐盈光潤玉顏聰明敏惠好問早

識言語所及智思所生雖成人之德無以加焉

禀命不長夙罹凶災年七歲建甯二年遭疾夭
逝慈母悼痛昆姊孔懷感襁褓之親愛憐國城
之乖離乃權宜就封二祖墓側親屬李陶等相
與追慕先君悲悼遺嗣樹碑刊辭以慰哀思辭
曰
於惟仲原應氣淑靈實有令儀而氣如瑩明之
之性與體俱生聞言斯識覩物知名傅者太勤
受誨則成柔和順美與人靡爭忿不怨懟喜不
驕盈當受福永為光為榮如何昊天降此短齡

情繁華之方曄兮，望嚴霜而凋零，嗟童孺之夭
逝兮，傷慈母之肝情，從皇祖乎靈兆兮，庶神魄
之斯寗，哀憭戚以流涕兮，念污軫之不停，顧永
懷于不朽兮，乃託辭于斯銘，

真定直父碑

其接友也，審辦真僞，明于知人，度終始而後交，
情不踈而貌親，

靈表

太傅胡公夫人靈表

夫人編縣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字曰顯章。令儀小心。秉操塞淵。仁孝婉順。率禮無遺。體季蘭之姿。蹈思齊之跡。永初二年。年十有五。爰初來嫁。誕成家道。仰奉慈姑。竭歡致敬。俯誨膝下。化導周悉。至德修於幾微。徽音暢于神明。故能參娌姒之功。兼生人之榮。朝春路寢。贊桑蠶宮。光寵有輩。祭服有珫。前後奉斯禮者三十餘載。夫人

生五男長曰整伯齊次曰千億叔韡次曰甯稱
威次曰碩季叡伯仲各未加冠遭厲氣同時夭
折叔上郡孝廉季更歷州郡舉茂才葉令京令
爲議郎季以高第爲侍御史諫議大夫侍中虎
賁中郎將陳留太守皆早即世夫人哀悼劬憏
由是被疾遭太夫人憂篤年七十七建甯三年
薨夫人之存也弃澗中饋婉戀供養依生奉亡
紹述雅意其閏月附于太夫人窀穸于茲地魂
而有靈歆明定省神心欣焉其實甯之元女金

孟追慕永思憯怛罔極遂及斯表鐫著堅珉頌曰悲母氏之不永懷殷恤以摧傷惟子道之無窮惜閶誨之未央庶黃耇以期頤胡委我以夙喪恒思心以激切亦割肝以絕腸昔先聖之遺辭言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愷悌以慈良失延年之報祜獨何棄於穹蒼日月忽以將暮抱長結以含愁尋修念於在昔原疾病之所由遭元子之弱夭心傷悴以自憂曁叔季之殞終哀情結以彌綢皇姑沒而中感遂大漸兮速

流疾欿欿而日遘氣微微以長浮銷精魂以遐翔曾不可乎援圄爾乃順旨於冥冥繼存意於不違爰祔靈於皇姑尚魂魄之有依潛幽室之黷漠惜昭明之景輝一徃超以未及傾徂邈其彌遲顧新廟以累欷伏几筵而增悲嗟旣逝之益遠耿悠悠而莫追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

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達仁達銜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

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門人覩文感義采石于南山諮之羣儒假貞石以書焉夫人右扶風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誕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爲名族夫人生應靈和德精性妙角犀豐盈實有偉表溫慈惠愛愼而寡言幼從師氏四禮之教早達窈窕德象之儀及笄求匹明哲供治婦業孝敬婉孌畢力中饋後生仰則以爲模憲自公歷據王官至宰相夫人營克

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隱括及乎無方不出其機化導宜暢童子無驕逸之尤婦妾無捨力之愆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報朝春政於王室躬桑繭於蠶宮春秋六十有三寢疾不永懿等追想定省尋思髣髴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申辭曰

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齊先始百行聿修宣慈惠和恩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濊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徃而不返潛淪

大幽嗚呼哀哉几筵虛設幃帳空陳品物猶在
不見其人魂氣飄颻焉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
何親號咷忉怛曾不我聞吁嗟上天何辜而然
傷逝不續徃者不旋

誄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維延熹四年故濟北相崔夫人卒嗚呼哀哉世喪母儀宗殞憲師哀哀孝子靡所瞻依凡百赴弔至止增悲授涕歔欷共叙赫姿乃爲誄曰

淸和有鑠時惟哲母令儀令色爰以資始塞淵其心淑愼其止于母斯勤在子斯敏仰覽篇籍俯釐絲枲多才多藝于何不有休譽遐焉允女之英乃及崔君惟德是行其德伊何實粹實明

虔恭事幾契闊中饋敦此婉順疾彼攸遂思齊徽音晨興夜寢穆穆其猷莫之與二天祚明德底之方穀於赫崔君膺茲祉祿夫人有肖翼此清淑仁風温潤義惠優渥推恩中外施浹疏族食不兼膳服不纖穀以儉爲榮以奢爲辱堂堂其肖惟世之良於其令母受茲義方訓以柔和董以嚴剛怒不傷愛喜不亂莊納之軌度終然允臧是用登隮享其寵光雖則崇盛猶匪甯息同其婦子茂師其職服貴無荒尊不舍力密勿

不忘。惟德之極。昔在共姜。陪臣之母。勞謙紡績
仲尼是紀。矧茲夫人。帝室命婦。猶曰孜孜。復禮
克己。人亦有言、仁者壽長、宜登永年、黃耇無疆
昊天不弔、降此殘殃、寢疾彌留、精爽悴傷、憀怛
孝子、惴惴其惶、靡神不舉、無藥不將、嗚呼哀哉
於是孝子長吁、氣絶復蘇、號呼告哀、不知其辜、
昊天上帝、忍弔遺孤、尋想遊靈、焉識所徂、嗚呼
哀哉、既殯神柩、薄言于歸、冢宰喪儀、循禮無遺
切切喪主、瘠羸哀哀、情兮長慕、涕兮無晞、行旅

揮涕千里于咨乃謀卜筮言考其良建彼兆域
于時翳藏寘寘窀穸無時有陽燈燭既滅馬道
納光形影不見定省何望嗟其哀矣不可弭忘
日月代序古有如喪由斯夫人榮烈有章配彼
哲彥既隆且昌顧景赫奕饋供孔將惟以慰懷
庶無永傷嗚呼哀哉

神誥

漢交阯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嬴其先出自伯翳別封于黃以國氏焉高祖父汝南太守曾祖父延城大尹祖父番禺令父以主簿嘗證太守事。奉明君以立臣節。漢南之士。以爲美談。初都尉君娶于故豫州刺史郎黃君之姊生太傅安樂侯廣及卷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童紀未齔而夭夫人懷聖善之姿韜慈母之仁撫育二

孤導以義方思齊先姑神罔時恫故能迄用有成誕膺繁祉廣歷五卿七公再封之祿康亦由孝廉宰牧二城允鼎之義夫人是享爰暨稚孫更仕三宮或典百里或作虎臣銀艾貂蟬近侍顯尊受茲介福于我夫人自郡尉仕于京師及廣兄弟式叙漢朝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其乘輅執贄朝皇后採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者蓋三十年上有帝室寵光之休下有堂宇斤斤之祚心耽其榮體安其遠圖長慮迥用遺

舊居欲留此焉康甯之時亟以爲言太夫人年
九十一建寧二年薨于太傅府是月辛酉公之
季子陳留太守碩卒于洛陽左池里舍公銜哀
悼祇慎其屬遵奉遺意不敢失墜乃俾元孫顯
咨度羣儒以考其衷僉曰昔帝舜沒于蒼梧殯
于虞郊二妃薨于江湘不郎兆于九疑延陵季
子實惟吳人長子道終卜葬嬴博夫遭時而制
不遠遷徙魂氣所之不繫邱壠帝舜以之神罔
時怨季札以之仲尼嘉焉鑒帝籍之高論綜精

靈之幽情。稽先人之遐迹。順母氏之所甯茲事
體通而義同。允不可替。於是公乃爲辭。昭告先
考。然後卜定宅兆。龜筮悉從。遂營窀穸之事。舉
封樹之禮。十月既望粵翌日巳酉、葬我夫人黃
氏及陳留太守碩于此高原雒陽東界關亭之
阿。天子使中常侍謁者李納弔且送葬、持賻錢
二十萬、布二百疋、再以中牢祠、羣后畢會、榮哀
孔備、于時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勾陽于肅等
二十三人、思應慕化、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俾諸

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爲神誥、乃申頌曰
於穆夫人、家邦之媛、昔在嬴代、黄國氏建、至于
近祖、亦降于漢、天祚明德、福祿流衍、旣作母儀、
履信思順、登壽耄耋、用永蕃變、子孫以仁、追稽
先典、厝茲洛濱、齊跡湘靈、配名古人、休矣燿光
千億斯年、

哀讚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議郎夫人趙氏字曰承姜允有令德秉心塞淵舒詳閑雅儀節孔備女師四典窈窕德象罔不習熟以供婦道議郎早世撿誨幼孤義方以導其性中禁以閑其情孤顯儉節用免咎誨少辟侍中襲先公之爵以議郎出爲濟陰太守是特夫人寢疾未薨而國家方有滎陽寇賊震驚帝師簡選州牒授任進衛不得辭王命親醫藥夫

人乃自矜精稟氣力。俛起若愈。以勸遣顥到官月餘所疾暴盛。春秋五十八。中平四年薨于京師。顥有剖符之寄。偪于國典。疾篤不得顧親。增感氣絶。不能自宥。愼終之事。闕焉永廢。雖不毀以隨沒。亦困悴而傷懷。知我如此。不如勿生。號咷告哀。以乞骸骨。踰年然後獲聽。追惟考君存時之命。迎棺舊土。同穴此城。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叙我憂癀。作哀讚書之于碑。

愍子小子夙罹孔艱嚴考殞沒我在齠年母氏
鞠育載矜載憐般斯勤斯慈愛備存匪惟驕之
範我軌度敎誨嚴肅昭示好惡俾我克類畏威
㥯怒用免咎悔踐繼先祖郎爵其土二將是臨
與帝剖符守于濟陰夫人寢疾榮此寵休疾用
歡痊翊日斯瘳將征將邁從養陶丘景命徂逝
不愍少留疾大漸以危亟兮精微微而浸衰逼
王職於憲典兮子孫忽以替違目不臨此氣絶
兮手不親夫含飯陳衣衾而不省兮合緶棺而

不見昔予考之即世兮安宅兆于舊邦依存意以奉亡兮遷靈柩而同來考妣痛以懆兮離乘神柩集而移兮增哀黃壚密而無間兮出入闃其無門舁柩在茲兮不知魂景之所存悼孤衷之不遂兮思情憭以傷肝幽情淪于后坤兮精哀達乎昊乾

祝辭

遷都告廟文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于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墮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

皇天之命、以巳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三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丁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愼、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旦齊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鬛商祭明視、薌合嘉蔬、香萁醎鹺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尚饗、

九祝辭

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

又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祝社文

元正令午時惟嘉良、乾坤交泰、太簇運陽、乃祀社靈以祈福祥、

祖餞祝文

今歲淑月日吉時良、爽應孔加、君當遷行、神龜吉兆、林氣煌煌、蓍卦利貞、天見三光、鸞鳴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洒道中央、陽遂求福、蚩尤辟兵、倉龍夾轂、白虎扶行、

朱雀道引，玄武作侶，勾陳居中，厭伏四方，往臨

邦國，長樂無疆，

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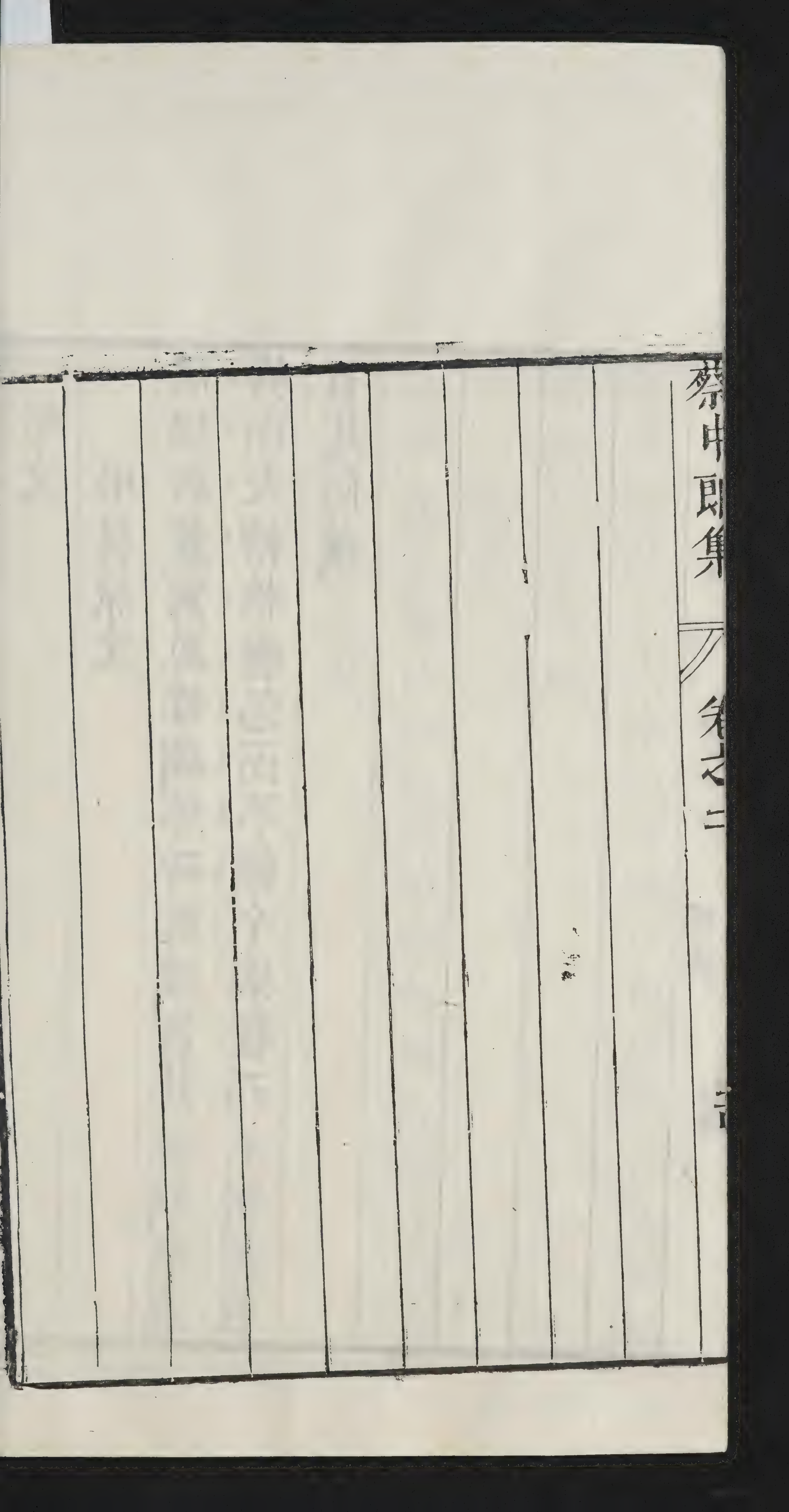
洋洋暮春，厥日除巳，尊卑煙騖，惟女與士，自求

百福在洛之矣，

弔文

弔屈原文

鷫鸘軒翥鸞鳳挫翮啄碎琬琰寶其瓴甋皇車奔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文

篆勢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擊鷹峙鳥震延頸脅翼勢欲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岐岐翾音喧小飛貌翾遠而望之若鴻鵠羣

遊。絡繹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畧而論旃、古文苑起句云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餘同、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

既宏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嵓崔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筭。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

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畧而論旃、

九惟文

九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値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瀏、無以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溫、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歡欣、

詩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

答對元式詩

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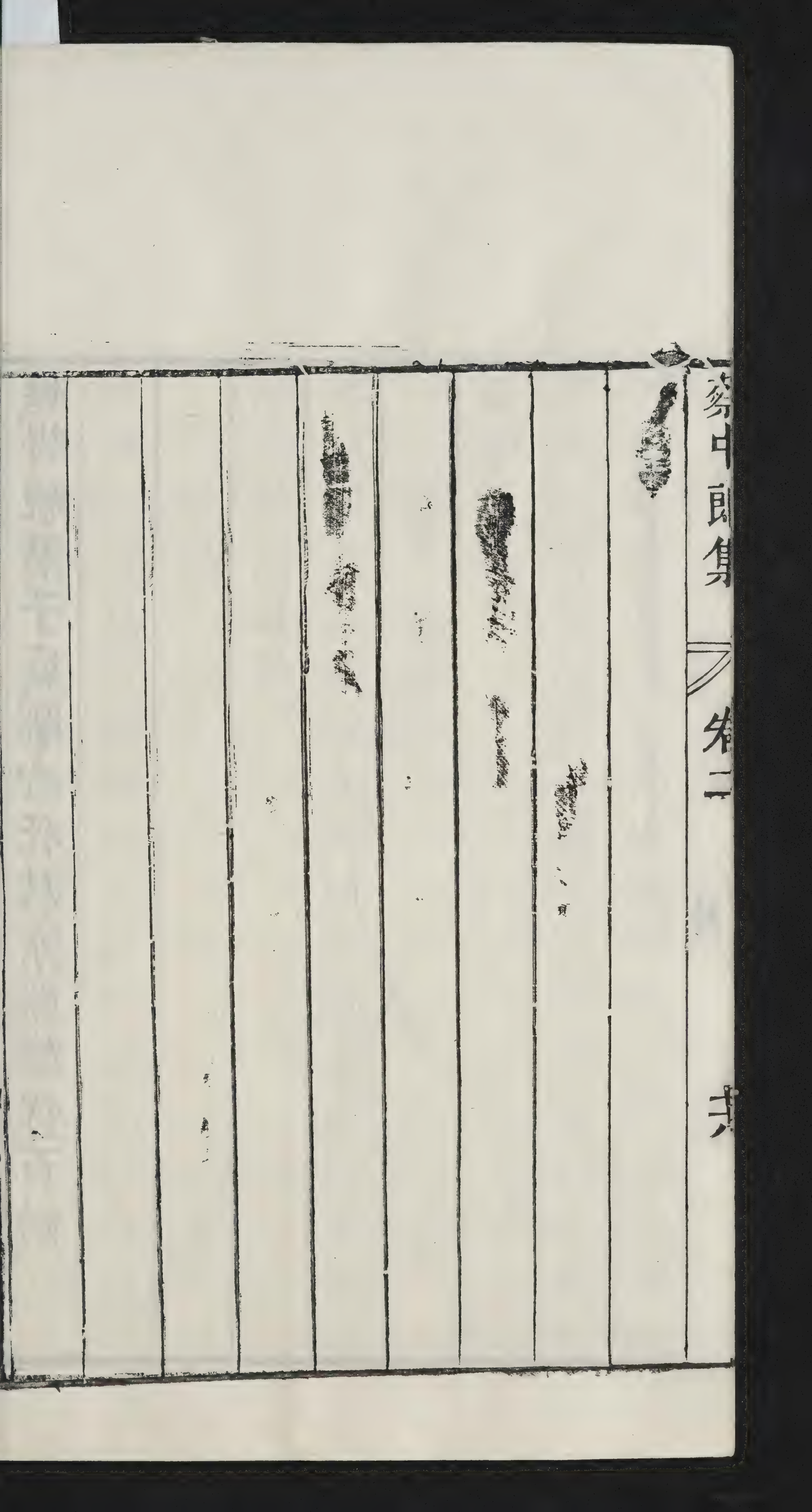
答卜元嗣詩

斌斌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賦誦以歸。

翠鳥

庭陬（一作前）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形容，回顧生碧色，動搖揚標青，幸脫虞人

機得親君子庭。馴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齡。



本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爲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携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兎馴擾其室傍、又木生

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建甯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

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

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
邕上疏、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
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
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
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
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
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
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
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

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

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
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
天文志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
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
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
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
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邕對章奏帝覽而歎息、
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
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

徙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强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

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

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

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郤、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

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皁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

集議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很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

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

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

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邱。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

後。放此爲劉。朮或聞之典刑。

贊曰。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懷董。名澆身毀。

蔡中郎集卷二終

